

一隻腳 一隻腳 在崖邊 已經懸空

徐世琪


徐世琪 (Angela) 曾經以錄像拍下自己一個紋身過程。那是作品的一部分，是無墨紋身，旨在尋痛。但由第一下感覺到痛開始，她擔心作品的完整度。拍攝者的技術如何？視覺美感如何？圖案遠離想像中的嗎？身體在痛，靈魂旁觀。這是第一個層次。她其實藉紋身這肉體上的痛，詰問靈魂之痛，痛由身體延至靈魂，但同一時間，靈魂一分为二，一半仍然在旁觀。好像演員總要在投入與抽身之間，一隻腳在崖邊，一隻腳懸空。其實人也最好活在這樣的狀態？懂得自己看自己。所以 Angela 不相信心理學治療。

"Wherever I am I am aware of where I am and the me that is in the where I am. So I am always a little bit outside of anywhere, and wondering about it." 想起了英國藝術家 Tracey Emin 的長久狀態。

Text / 陳筠而

Photography / Huen Kwok Chi

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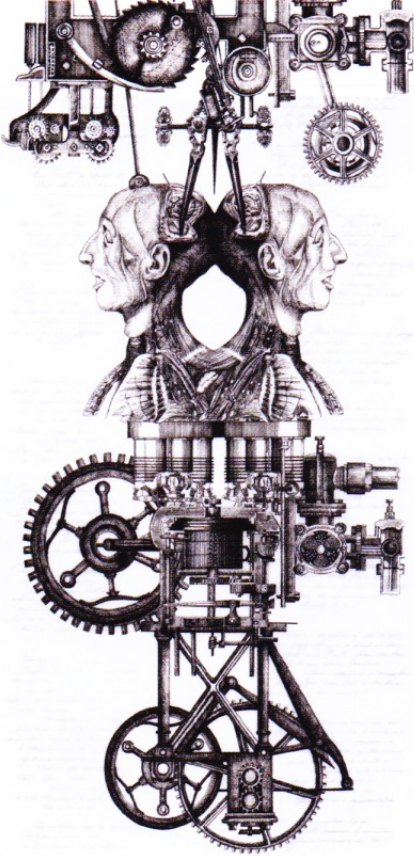


Angela以《The Hartford Girl and Other Stories》探索關於痛與治療的命題。痛，其實是在醫治痛。

什麼是痛

Angela比她的作品親切。她的作品是怪異、畸型、超現實的，迫使人要站在一定的距離之外觀看。「很喜歡一種想看又不想看，想看真一點，但又因為恐懼而不敢看的狀態。」她讀生物化學出身，後再修讀藝術。作品就好像人體或任何生物結構圖，將人最不願意看見的「內在」、最難看的「深層」，轉化成優雅的姿態展現畫紙上。她對上一個個展，一系列繪圖將人和機械結合。作品配上一個故事背景，人被一副機器強暴了，生下了不知名怪物，人也變成了殺手。那種很物理性、科學性的細緻畫面，命題理性亦清晰，到底人與機械之間的關係要如何想像？但讓人感到毛骨悚然的部分，除了是太赤裸，也是不能言喻的情感觸碰。

「我創作的時候是從理性思考的，思前想後，不是靈機一觸那種，得出的結果通常也很理性。但到觀眾閱讀時產生理性以外的觸動，是一個bonus。」那次的紋身作品，是她一次很想思考什麼是痛的嘗試。背上三十九條刺青，是耶穌被釘在十字架前被鞭打的數目。「宗教對痛楚的運用很有趣。是要經歷痛以得到一種精神上的昇華，達到和一個higher being的溝通。」由最平常的皮肉之痛，甚至那是轉眼消逝的，延展至靈魂、無法被紓解的痛楚，詰問為什麼人害怕痛、逃避痛？但同時，人又愛自虐、自殘，以尋找痛？「小時候，大人叫我不玩刀片，但我好奇，拿在手中剃下剃下便開始滲血……到底人可以承度多大程度的痛？我好奇。但身體的痛始終不及心靈的。對一些人來說，紋身或者改造身體是一種empowerment，是要以肉體的痛掩蓋心入面的痛。」也是一種控制，人竭力在尋找一種方法控制痛楚。Angela保持着自己的痛的秘密，只提到最讓情感釋放的時候就是創作的前期，醞釀、感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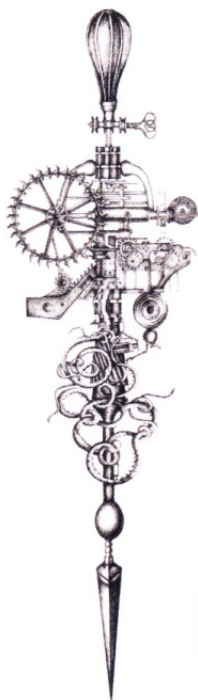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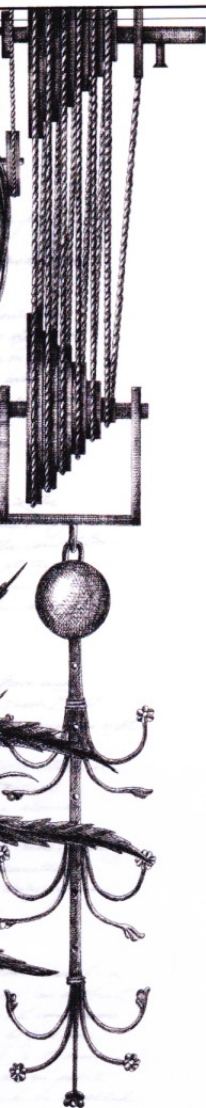


情感公式

她一直關心身體和心靈之間的關係、兩者要如何結合，而這樣的關注跟其作品的表達形式總是扣在一起，那是她怎樣將藝術和科學結合。她對人的理解始於科學層面，畫都工整，所有線條在控制之內，像解剖圖——「身體是一部機器。」正如我們都是從科學角度首先了解自己的身體，抽離地看。即使痛是身體最叫囂的時候，但直至痛被忘記之前，我們還是依仗方法。處理身體容易，感受身體困難。「一直以來，不同人對身體都有不同的論述，我想自己去理解。」這是Angela的理性答案，但她也喜歡感受身體的靈性。但「靈」這一部分，像藝術無法被說明。Angela的理解方法是科學，釋懷則憑藉藝術。「我不知道將科學和藝術結合的創作可不可以表述身體和靈魂的結合，我在探討。就像從前當科學未至於被放得高高在上之前，人都是用直覺去感受世界。但藝術家最不負責任的答案就是『探討。』」Angela笑語。

她甚至探討肉體和機械的複雜關係。在《In Berty We Trust》和《Deliver Me》作品中，皮肉不是皮肉，機械不是機械，你想為兩者之結合找一個新的名字，但那超越了人的認知範圍。超越了，便恐懼。「我們傾向信人比其他生物和死物優越，因為我們相信人有一套複雜的情感。但這只是我們以為的『計算不來』。假如世上所有東西都是化學物質造成的反應，甚至連命運都是一種計算，為什麼情感不是一條公式？」電影《A.I.》、《Blade Runner》，到《Ex Machina》，命題都是這般。但作為一幅平面的視覺畫作，Angela的作品比電影來得直接的一環是它的「畸型」，令人懷疑那像一幅未來人體圖——該屬人的手臂懸吊半空，與齒輪裝置連結，手臂沒有生命，沒有屬於操控它的大腦。「人性」，是什麼？「哭是因為傷心，但所謂傷心其實是因為腦裏的化學物質。」





Angela以精神病患者的照片，串連成一齣錄像作品《Mesures et Demesures》：「我們以為很理性的理論，可能是經過不同人多年來的扭曲和操縱。」

如果你懂得問

一直由身體說到痛楚，說到機械，說到情感，Angela的創作總是在極致的理性，加上極致的個人感受下得出結果。她曾經在夢中看着自己跳樓。不，首先是以第一人身在跳，意識自己在跳，然後下一個鏡頭變成是看着自己跳，重複。她看到一羣人的驚訝表情，忽然又變成第一人感的自覺已死。「傷心的時候，我會抽離自己去理解這個傷心的狀態。那不代表我會突然開心了，但至少知道自己為什麼傷心。所以心理學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。」語言是誤解的源頭。我們到底有多能夠用說話表達自己複雜的情感？又或者，我們根本太懂得用說話掩飾自己、欺騙自己甚至誤導別人，「醫學界用一些理據解說你的情緒，但等同一個醫生會理解你真切的情感嗎？」她說，一個太懂說話的人，也可以反過來控制所謂的醫生、權威。因為人傾向要解決方法，不是探究。「如果你懂得自己問一句為什麼，便不需要別人為你解答。」

她的最新作品是一條影片，用很多舊照片說了一個關於精神病的故事。影片由一開始是精神病院的照片，漸漸讓人看到所謂正常人要診斷所謂不正常人的畫面，以至最後竟然是佔中的照片。「在界定一些人是精神病患者、視他們不能融入大的世界以前，所有人還是在一起生活。他們在一個有趣的精神狀態，但社會要怎樣處理？就是將他們歸類，不被社會看見。」展覽的主題是「量度」，社會以不同形式量度人的身體和心靈，因為潔淨是最好的、簡單是最好的。「人愛追求快樂，但快樂這回事不是終點。為什麼人一定要追求快樂？這只是個永遠的追求，變成痛苦。我追求一刻的滿足感。」



《Deliver me from all my Automatic Reactions and Restore me to my True Freedom IV》



徐世琪 Angela

畢業於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科學系及安大略美術學院視覺藝術系。藉助現存的科學信仰系統，細味人類在時間與空間內留下的刻痕，其生物畫作結合了科學化掃描的精準與美學所流露的神秘色彩，挑戰我們對生態及進化系統的看法。徐氏喜歡探索有關人體的想像，透過《The Hartford Girl and Other Stories》等以表演為主的作品，探索藝術家在面對生命威脅或壓力時，個人在雙重身份之間的拉扯。徐世琪的作品曾在第二屆CAFAM雙年展、第17屆悉尼雙年展等展出。

《人體：度·量·衡》

日期：即日起至2016年2月6日
地點：刺點畫廊（黃竹坑道28號保濟工業大廈15樓）